

T 4614/8725c (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管子

五輔	版法	立政	牧民
宙合	幼官	乘子	孤勢
樞言	幼官圖	七法	權備

一四

第三册
第一架
第一五號
全六册

管子序

昔宋之南壓於金。若者危也卯矣。而

濂閩之徒。日諄。以正心誠意之

說告其君。至於用略。萬一不



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
不踰音而社稷飽敵矣。是獨
不得一管敬仲起而將相其才
耳。敬仲以正佐桓如伐楚卻

鄭太子辭上卿禮。惟武戾
乎明之治。差方駕焉。其定之兵
制興莫益。諸大策多以厚重
峻崎勝。鑿經國之言。所稍異

於訓誥者。惟體裁奇駿耳。古

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均節。

駢玩之。雄偉峭整。細繹之。縱

橫錯落。如河決。如珠連。如觀檣。

風字
觀字

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

而其中龍虎風雲。離奇幻怪。

不可端倪。豈諸子操棟而治。遂

可與頡之。頡之者哉。三匡及伯。形。

雖後人追叙。然其文高古。奇
絕。然乎。板敬。仲之。送駕。然者。
余嘗讀其書。窺其用心。往。擇
卑而易行。博。以。圖。大。轉。敗。以。

為。績。術。取。而。不。匱。愚。其。君。遂
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翁
然。用於吾術。而不敢背。噫。亦。巧
矣。或。向。管。仲。孔子。曰。人。也。夫。參。

兩天地之謂人子何尊仲爾矣。
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言耳。
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為此
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為霸佐也。

王霸之辨。孟氏始發之。乃井田
之制。則既行之矣。至築薛之閭。
而後其技窮也。故曰得王而王者。
周公得霸。而霸者管子能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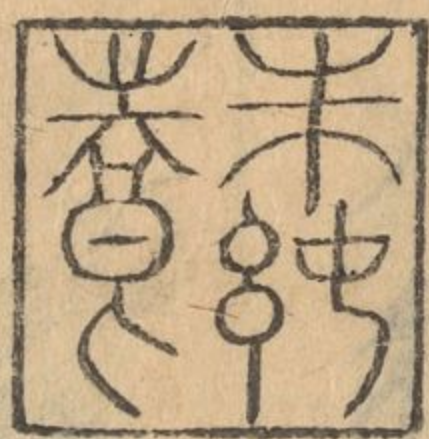
管子序
不得王者孔子不能王而欲王
者孟軻嗚呼仲相桓則誠霸矣
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
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為

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為
王佐乎。今天下得一管仲者使
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瀟洛
諸儒於序序間雅步高論藻飾

其所不足又何厘當事者蒿目
之憂哉余故梓其書而行之以
質同人之有心經濟者九府書
民間無有形勢一名山高

天啟孟冬下浣五日

西湖元一朱養純撰



質同而賦不一未嘗結錄府書

天德履冬不荒五日

管子序



余蓋讀管子而嘆其善因時也

時至三代人猶純如及周之衰

而斷斷如矣管子相威公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

管子
強兵與俗同好醜其書稱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
乃滅亾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
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

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
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
慎權衡彬彬乎德言君子哉經
生家驟觀夫國軌地數諸篇不
察其贗而以爲侔利于杪一聞

毋貸錯毋變更而又以爲苛是
豈知管子余謂管子之文博而
偉精而特總人情之槩而不事
乎繳察一言千古者爛然盈乎
策他如荀子則言性惡禮矯矣

楊子則割裂聲曲闇名渙恣矣
關尹子支離抑塞潛夫論衡之
流耳鬻子掇拾先賢之遺而加
飾之書之至淺陋者與阮逸偽
元經李荃偽陰符劉歆偽周禮

等列子之持論無以大異莊子
往往爲儒而瞿曇者所引重公
孫龍之謬悠鄙舛鄧析子之市
井舞文呂氏春秋之齊諧裨官
皆出於機心之發小人之言也

夫惟敬仲踞諸子之上而顯其
尊故用其書可以富國安民道
約言要而曉合經義眉山氏乃
責其不能舉賢自代而齊遂亂
是豈不聞韓非之言乎仲蓋薦

隰朋而桓不用也噫蘓子過矣

明龍郭正域撰

夫卦始於艮而歸於坤
尊始用其書而以其富國安民
夫卦始於艮而歸於坤

管子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
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土服虔
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
順民心故諭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
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管子序
為後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焉

管子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泐穆之風未遠而后穆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駑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

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與賢之故典也鑄

幣藉以黃金刀布而竝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

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并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仲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蘓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

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